

怀念梁牧、良牧

香港播道会泉福堂主任牧师 容建昌牧师 (Rev. Ricky Yung)

我在 1982 年去多伦多的 Bloor collegiate 读 13 班, 在学校认识了 Herbert, 他向我传福音, 更在 1983 年带我回多伦多长老会的少年团契听福音。那天是我人生首次踏入教会, 心里有一种好强烈的陌生感, 走进聚会的房间找 Herbert。当时在房间接待我的就是梁伟材牧师, 他说:「Herbert 不在, 我帮你去找他。」梁牧师回答得很友善及自然, 令我感到舒服, 驱走了好多的陌生感。没多久, Herbert 就在我面前出现了。经过两年的慕道, 最后我在 1985 年的夏天信主, 信主后留在少年团契, 最后升到青年团契, 有四年时间; 梁牧师成为我的导师, 每周总会有几次机会, 在长老会看见他。我很被他的生命气质所吸引, 很喜欢跟著他。梁牧师要照顾的人很多, 但他却常抽时间出来照顾我这只初信主的小羊。有几件与他交往的事情, 令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, 写下来记念梁牧师, 并与大家分享。

我从少年团契开始, 后来升团至青年团契, 聚会时间从下午改至晚上; 结束后团契通常安排弟兄姊妹开车送我们回家, 我当时在 York 大学附近住, 梁牧师常送我们几位在那里住的同学回家。我常常以为梁牧师是住在 York 大学附近, 后来才知道他住在 Etobicoke, 离我家有 30 分钟车程; 怪不得每当副团长 Fanny 宣布由他去载我们 York 的学生时, 梁牧师和 Fanny 在面上都出现一个有趣的笑容; 因为对梁牧师来说, 车途并不顺路, 况且第二天又是主日, 要一早起床回教会参加崇拜。梁牧师这份服侍人的身教, 对我很大影响, 日后我做传道人时, 亦学会乐意地用车去接送弟兄姊妹。

梁牧师曾带我去露营, 有几次之多。有一次去了 Algonquin Park, 要划独木舟去找营地, 晚上看见有深度的 Milky Way, 与梁牧师一同坐下来欣赏及赞美神伟大的创造。另一次晚上睡觉时遇到大雨, 我在他车里全程睡著了, 他在大雨中忙著整理营中各样大小的事情, 真是休息的时间也没有, 见到我睡了, (我其实应该出去帮忙的), 他亦没有责备我。从这次下雨事件, 可以看见梁牧师对人的恩慈, 对工作勤劳的一面。另一次露营的地方附近有网球场,

我们不知怎样竟然找到几块球拍，我们便打起网球；休息时，梁牧师帮我们拍了一张集体网球照；之后还每一个人送了一张，上面有著，「我每逢想起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祷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知道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」（腓立比书一 3-5）。从此，腓立比书便成为我最喜爱的经卷之一。



另一件事我很感激梁牧师的，是他在我恋爱的事情上对我的辅导。当时我二十几岁，刚信主，很血气，很心急，不清楚如何在恋爱上寻求神及等候神，自己亦很自负，不容易去寻求人的意见，反而被梁牧师的智慧所吸引，很接受他的教导。梁牧师更有一次特别开车带我去吃晚饭，详细的谈到我的感情问题，在我信主前，从来没有导师这样请我吃饭关心我，我很感谢梁牧师！我亦看过梁牧师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，看著他与梁师母拍拖、结婚，整个过程令我羡慕，成为我日后在自己的婚姻上学习的榜样。那天在安息礼开始前的 30 分钟，全部播放梁牧师、师母及 Chariss 的照片……哗！好恩爱的婚姻，好丰富的家庭生活。当日师母提起梁牧师如何提升她在事奉上的摆上，Chariss 分享他和爸爸是「pair」，这些都是让传道人感到羡慕的家庭生活。

自 1983 年至今，认识了梁牧师差不多 40 年时间；两年前收到他中风的消息，心里既难过又意外，去年送大儿子去多伦多读大学，马上把握机会探望他。虽然梁牧师行动不便及很难说话，但他却接纳自己的

情况，当我假装听得明白他说话时，他还笑著指著我，识穿我在装扮，当他说不出要说的话时，他不断说，“岂有此理”（是用说笑的语气说出）！当日我钓了几条鱼，便拿去送给他，当他知道我儿子喜欢吃鱼，但我俩不懂得剖鱼时，他好紧张的请梁师母将鱼剖好，给我带



走。吃饭前他提起运用自如的左手，拿起手机来拍集体照；吃饭时他仍像以往一样很快便吃完，走时他送我出门口，我拥抱了他一下，想不到这是在地上的最后一抱。

阿材（我一直这样称呼梁牧师），很难接受你已回到天父那里！今日想起心仍在痛，但那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你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你亦守住了；你就会被召回到主那里去，领受属于你的公义冠冕。我们都会努力去事奉主，待完成主的托付时，再与你天家再见。

愿主兴起更多像「梁牧」如此「良牧」忠心侍主的牧者！